

語 絲

期五十五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 址	報 費	廣 告 費
-----	-----	-------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Zoroastrian 語錄

語 堂

有一天 Zoroastrian 來到中國，看見許許多多的詩人文士，也見了不少的政客名流，但是有一種欲老未老的留學生，他是永遠不見，雖然他們屢次有很古雅秀麗的名片遞給他。他住在這馬哥保羅屢次稱引的京城，的確勉強勾留了十餘天，在這十餘天他看了各色各樣的動物常常使他嘆氣；他常對他的信徒說：中國的文明的確是世界第一——以年數而論。因為這種的民族，非四千年的文明，四千年的讀經，識字，住矮小的房屋，聽微小的聲音，不容易得此結果。四千年實在太快了。單要出他們那位老祖宗孔子，就非四千年的文化不可。

你不看見他們多麼穩重，多麼識時務，多麼馴養。由野狼變到家狗，四千年夠嗎？你不看見他們多麼中庸，多麼馴服，多麼小心。『小心』兩字惟他們國語有的，別的語言中似不曾見得。他們的心真真小了。

你不看見他們多麼老成，多麼顧家，多麼孝順。你沒看見他們的紅大門，他們掛腳鈴使電光的包車嗎？

因為我曾經看見文明（離開自然）的人，但是不曾看見這樣文明的人。

他們不但已由自然進入文明，他們並且已經由文明進入他們自造的蒼蠅櫃子了。這一方塊一方固封的蒼蠅櫃子，他們叫做『家庭』。

在這蒼蠅櫃子，他們已變為他們祖父的附屬物；他們的女人也已變為他們的附屬物。

他們的男人都有婦德；至于他們的婦人有什麼德，那我就知道了。

他們的青年是老成的。你看多麼留學生，他們的鬚鬚不是已經長得很隱健了嗎？

我聽說在西歐小孩尚玩弄玻璃珠的年紀，中國的小孩已經會做救國策了。他們在搖籃裏已經會誦詩書，講仁義，崇孔，衛道。

但是『少年老成』的少年，到了老年時候變為什麼動物，我也不易知道。或者變了孝父賢祖，這大概被我猜着了。

但是他們的老人也自有可愛的風韻。Zarathustra 曾經告訴他們的門徒：Zarathustra 愛吃兩樣東西；春鷄能名流。但是春鷄須要嫩，名流須要老。那些青年的名流，Zarathustra 不吃的，以免作嘔。

我能夠跟這民族做什麼事呢？我的門人，除去這中國之外你們在世界無論那一國曾經聽見這『少年老成』的話麼？

外國的青年血氣未定，他們已經血氣既衰，你曾經看見中國的青年打架——真正的打架嗎？哭啼，號呼却是他們的特長。

中國文化的特長的確不少，但是叩頭與哭，絕對非他民族所又企及。他們要救國示威

本 期 目 錄

Zarathustra 語錄	林語堂
雨天的書序	周作人
去年的快樂	春 臺
關於市本	豈 明
答雪花社張孟聞先生	川 島
代信	學 揚
搭題的迴響	賀 縉 靈

也須組織一個哭團。他們的總統忽聞政變，不是當衆面前哭起來嗎？他們的督軍，有噩耗傳來不是也潸潸淚下嗎？他們的總長不是常請病假嗎？

Zarathustra說：中國人的巴掌很深，但是眼眶很淺。他們的指頭很黏，但是頭顱很滑。我能夠跟這民族做什麼大事呢？

你看他們的男人都穿裙子，把下身蓋起來了。或者因為坐轎子及坐洋車的習慣，他們的兩腿已經變成裝飾品，做裙子架子，你看連他們的小孩不是都穿了馬褂了嗎？

他們的女人不是都帶眼鏡嗎？他們只能看下，不能看上，只能顧後，不能觀前。再四千年的文化，四千年的揖讓，焚香請安，叩頭，四千年的觀前顧後，識時務，知進退，他們腦後非再長一對眼睛不可。

在外國青年急進革命的年紀，他們的青年已經會『衛道』了。但是衛道的結果，却仍舊不外：做局長，坐包車，生小孩，做媒婆。外國的壯年剛要寫求婚書，中國的壯年已經要維持風化了。

外國的官僚剛要打網球，中國的官僚偏偏要，匡世道正人心，外國的總統還要打老虎，中國的白宮却只會吃鹿茸。

但是我還常看見他們揣着他們銅臭的巴掌，拍着他們褊狹的胸膛，皺着他們帶藍鏡的眼

睛，提着他們鬼魅細小的聲音說：保存國粹！他們似有一位同胞曾經說過：你得看國粹能不能保存他們！

他們的智識階級——智識的階級！——老老少少還正鬧着『閉門讀書』。他們不是已經被書念壞了嗎？念了四千年的書還不夠嗎？

Zarathustra到此不禁露了他尖利的笑聲說：哈，哈！我知道他們的意思了，——那些上了蒼苔的靈魂！

Zarathustra曾經問過這自大的民族：你們四萬萬的神明華胄二百八十年前何以被三十萬的胡虜征服了？這個問題你要問問他們的歷史家——那些文明撒謊者。

那些歷史家撒了一個頂大的謊，來表示他們民族的寬大，就是：世界上惟有他們的民族能演成無血的革命——好像他們也會演成有血的革命！

他們說我們相信和平的革命——好像他們也懂得戰爭的革命！你曾經親自看見中國的海軍怎樣的作戰嗎？倘是有，請你守秘密。

但是他們的話是對的。惟有無血的民族，能演成無血的革命。雖然有一班人也有『欺人之弱，乘人之危』的行動，但是這已是民國史上『未有』的奇辱了；不但未有，將來也再不會發生。

我最愛聽他們歷史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酷愛和平。他們有時候實在太老實了，那些戴藍鏡留鬚鬚的黃臉歷史家！

我能夠同這樣的民族做什麼大事呢？連他們的青年都穩健了。這個民族的確是世界第一——以老大而論——

Zarathustra這樣說。

With epology to Nietzsche

十四，十一，二十。

雨天的書序

周作人

前年冬天自己的園地出版以後，起手寫兩天的書，在半年裏只寫六篇，隨即中止了，但這個題目我很歡喜，現在仍舊拿了來作這本小書的名字。

這集子裏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兩年來的文字，初戀等五篇則是從自己的園地中選出來的。這些大都是雜感隨筆之類，不是什麼批評或論文。據說天下之人近來已看厭這種小品文了，但我不會寫長篇大文，這也是無法。我的意思本來只想說我自己要說的話，這些話沒有趣味，說又說得不好，不長，原是我自己的缺點，雖然缺點也就是一種特色。這種

東西發表出去，厭看的人自然不看，沒有什麼別的麻煩，不過出版的書店要略受點損失罷了，或者，我希望，這也不至于很大吧。

我編校這本小書畢，仔細思量一回，不禁有點驚詫，因為意外地發見了兩件事。一，我原來乃是道德家，雖然我竭力想擺脫一切的家數，如什麼文學家批評家，更不必說道學家。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為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却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裏邊都含著道德的色彩與光芒，雖然外面是說著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我很反對為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為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罷，我反正不想進文苑傳，（自然也不想進儒林傳，）這些可以不必管他，還是「從吾所好」，一徑這樣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於沒有脫去。我們一族住在紹興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裏人，雖然普通稱是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魯國了。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所產的壞東西，民國以來已逐漸減少，但是

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態度，並不限于職業，却瀰漫及于鄉間，彷彿成爲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縵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後來又想瀰跡于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爲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脚，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爲「師爺派」矣乎？雖然，此亦屬沒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爲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爲學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爲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爲浙人，則我亦隨便而已耳。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纔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爲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願望。我查看最近三四個月的文章，多是照例罵那些道學家的，但是事既無聊，人亦無聊，文章也就無聊了，便是這樣的一本集子裏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經太荒蕪了。田園詩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難所，但這個我近來也有點疏遠了。以後要怎樣纔好，還須得思索過，——只可惜現在中國連思索的餘暇都

還沒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書。

英國十八世紀有約翰安瑪斯密(John Thomas Smith)著有一本書，也可以譯作雨天的書(A Book for Rainy Day)，但他是說雨天看的書，與我的意思不同。這本書我沒有見過，只在講詩人勃萊克(William Blake)的書裏看到一節引用的話，因爲他是勃萊克的一個好朋友。十五日又記。

去年的快樂

春台

(螢火之二)

到山後去散步，因爲又瑟瑟發冷了，所以就回來，滿是不高興。我以爲到了這裏，一切就都好了；那裏知道，別的好處還沒有看見，而在這第一天，上午十一時要發冷，竟證明我自己帶來了在里昂時的惡慣例。沒有法子，我只得吞金雞納包。

遠遠的聽到自動車的汽號，我所久等的賣雜貨的B君來了。只用了這聲音，浮現出我時心中去年的認識他時的快樂。當時他以Savoie的名勝風景片示我，他的解釋如此的引動我的

遊興。後來，乘他的車登貓山，他指示我風景片上所曾見各處名勝之所在。現在再聽到他的汽笛，我的心神如此清快了！

我不想立即迎出去，在珍惜着這種心情的時候，B君遠遠的來了。他捧着疊置的四個土罐，在桌上放下，立即與我握手。

「B夫人好嗎？」我問B君。

「他好。他知道昨天你與B夫人到店裏去看我們了。我們昨天出門去了。」

「現在他在管車罷。我將去看他。」

「他今天沒有來。今天在管店。」

從他的覺得寂寞的語音中看是他憔悴些了。白然了的感應中我發出問題：

「今天只是你一人嗎？」

「我的表妹，一位小姑娘同我來的。」

雖然我的原意是去看，然而尤其因為他說的一位小姑娘使我高興去看。

自動車旁立着一個女子，他也如B夫人的穿着工衣，不過是炒米色布的。然而他比B夫人瘦而且老，雖然被稱為小姑娘的。聰明活潑也遠不如。我也知道，他人的聰明與否於我是毫無損益的，然而我不能自制的不高興，覺得種種惡現象的襲來是有意在我不高興時的。

草地上一隻小狗帶嗅帶抓，一眼看而知不是去年B夫人抱在懷中的「珠寶」了。「珠寶」遠比他小也遠比他好看哩。

無聊的立了幾分鐘，我回進室內來了。

「B君，你們的狗不是去年的了！你們的「珠寶」呢？我問。」

「他死了！」

「死了？我很記得，去年我們同到貓山上去的時候，他抱在B夫人的懷中的。那時同去的還有你的內姪 Pierre 哩。他還是常同你們旅行的嗎？」

「他死了？」

「他？什麼病死的呢？我怕起來了。」

「傷寒死的。當初並不厲害，一禮拜之內就死了。而且不到一月他的父親也死了。」

「你大概還記得，那天他在路上摘了榛子再三的遞給我。」

「你的記憶真好。」

記憶是不壞，我還很記得，那天還有秀美活潑的 George 同時給我新摘的榛子的。然而我不敢問他了。

我留着這一點不必問了罷，這樣，在我的眼底裏永遠留着秀美活潑的 George 的影子。

關於「市本」

豈明

語絲五三印出後，我看小五哥的文章裏「市本」二字誤作「布本」。因此想到關於「市本」想略加申說。

案語裏的「市本」係用作 Chapbook 一字的譯語，但市本這個名稱在故鄉是「古已有之」的。越中閩秀，識得些字而沒有看列女傳的力，量或興趣者，大都以讀市本為消遣；天雨花，再生緣，義妖傳之類均是。有喜慶的時候，古風的人家常招替女來「話市」，大抵是二女一男，彈琵琶洋琴，唱雙珠鳳等故事。照鄉間讀音稱作 Wowsy，所以我寫作「話市」，那些故事原本稱作「市本」，但是這實在都是彈詞，所以或者應作「詞本」。而話市也應作「話詞」，或更為合理也未可知。

Chapbook 一語據說義云小販所賣的，譯作市本，字面尚可遷就，但實際上與中國的很不相同。他有韻文散文兩種，內容上有歷史傳說故事笑話種種，而以含有滑稽分子者為最多。我所見的十八世紀散文市本集，一八八九年編印，凡一冊，內計二十五種，舉其有名的幾種子後，可以想見其大略。

- 一，殺巨人的甲克 (Jack the Giantkiller)
- 二，惠丁頓與其貓 (Whittiston and his cat)
- 三，藍胡子 (The Blue Beare)

四，洛賓荷德 (Robin Hood)
 五，浮斯德博士 (Dr. Faustus)
 六，倍根長老 (Friar Bacon)
 滑稽的一類，除「王與皮匠」等有結構的故
 事外，有些集合而成的東西，如徐文長，或呆
 女婿的故事者，有這幾種可為代表。

七，脚夫湯姆朗 (Tom Long the Carrier)
 八，戈丹的聰明人 (Wise men of Gotham)
 九，傻西門的災難 (Simple Simon's Misfo

-rtnes)

這些故事的題目大抵很長，頗有古風，也
 頗有趣味，如第九的全題乃是「傻西門的災難
 以及他的妻瑪格利的凶惡這是從結婚後的第二
 天清早起頭」的，喔，喔，這個題目就值一個
 本尼，不要說裏邊的故事了。不過，這真是平
 民的文學，即使是在紳士的英國，平民的趣味
 總是粗俗，壯健一點，所以裏邊儘多違礙字
 樣，是涉及犯禁的圈子內的。至于教人為非（照
 法律上是怎麼說的呀？）如徐文長者更是很
 多，然而政府也並不禁止，仍讓人將二十五篇
 編印一本，定價三先令出賣。嗚呼，禮教振
 興，始終不能不推我們的華士了罷。市本中有
 一篇，係問答體，其名如下：
 十，「從克來的，衣服扣在背後的，愛
 爾蘭人的妙語，係是英國湯姆與愛爾蘭諸格二
 人的雅談，附有諸格的教理問答，以及為山上

水手時的告幫啓。」今將該啓譯出以見一
 斑，好在這個小週刊並不是專供歇私的理性的
 太太小姐們看的，講話不謹慎一點或者還不大
 要緊，但是倘若譯得不能恰好，那麼恕我刪去
 二三十個字也是說不定的，大家千萬原諒，因
 為這也是執筆政者之威權呀。

告幫啓

「諸位仁人君子，請看我這個人，從一個
 奇異的世界，滿是苦難的地獄裏經過了來的，
 受過許多海上的陸上的危險現在却還活著；你
 看我的手，灣曲的像雞爪一樣了，你只想一想
 我的那些苦辛與憂患，就知道這是沒有什麼奇
 怪了。喔，喔，諸位仁人君子。我當初也
 是一個像樣的人，有許多金，銀，衣服，許多
 黃油，啤酒，牛肉，以及餅干。現在我什麼
 都沒有了；因為被土耳其人所擄，為西班牙人
 所放，在及布拉太守城六十六天，一點東西都
 沒得吃，除了海上漂來的雜物及生的淡菜；乘
 船出發以後，擱淺在蠻邦海岸，落在凶惡的非
 洲回回的手中，我們于是被捕，被縛，用了
 繩，索，馬鎖，牛練，隨後他們割，闔，把桅
 杆和彈丸去個淨盡；你伸進手去摸一摸看，同
 坤造一樣地光，在那權骨旁邊，除了那天然的
 以外什麼也不見的。後來我們逃走到亞拉伯
 的荒野大沙漠，我們和野驢一同生活，吃風，
 沙，和沒有汁的菱角過日子。以後我們坐在

一間破屋子裏開始飄洋，在雲的上頭和下頭亂
 滾，被那猛風，粗風，靜風，風吹著，通
 許多大小樹林，一直到末了擱淺在沙利伯里平
 原，撞在一棵白菜根上把屋船碰得粉碎。現在
 我請求你們，諸位仁人君子，以仁濟為懷，布
 施給我一百方牛肉，一百塊黃油，以及干酪，
 一箱餅干，一大桶箭酒，一小桶甜酒，一箱蒲
 陶酒，一塊金子，一片銀子，幾枚一分或半分
 的銅元，一瓶牛乳，一雙舊襪子，襪，或皮
 鞋，或者一服旱烟也好。」

譯完之後，歎了一口氣，覺得安心不少，
 因為看起來還不十分違礙，而且又想到北京有
 些公開的圖像，也都是闔割過的，大家看了絕
 不以為奇。（從前改造上的表紙圖案却引起不少
 非議，）那麼這告幫啓裏的話自然也很平常，
 而或者還有點官學的 (academic) 正派氣味
 呢。

這篇東西寫了的第二天，萬羽君來談，說
 及故鄉的周敦夫的「平調」，潘秀女的「花調」
 等，便記起那些替女大都聚居城內的馬梧橋一
 帶，招牌上寫著「三品詞調」四字，因此覺得
 「話詞」一語必須這樣寫，而「雨花」等的總名
 也當作「詞本」。上文云「市本」的名稱古已
 有之，理當撤消，但這個兩字留作 Chappbook
 的譯語，似乎也還可以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十八日追記一節。

答雪花社張孟聞先生川 島

孟聞先生；

九月二十五你寫給我的信，我看見時已在十月二十五之後了。原因由於在你給我信之後的兩天，我因父母的病回紹興去。幸而此信承作人先生於我一到京寓還不及洗臉的時節就交給我，我也就在未洗臉之前急急地看了你的信；這似乎不恭敬一點，然我卻因此回想到前得斐君女士信時的情形來了。雖然這回我所讀的不是情書，可是這也無法，我也並不怪你。

在來信的末行，你署名處，我看不清楚是「聞」字呢還是「開」字；繙閱大風，在第一版的「派報號」項下查係「聞」字，在末幅「雪花社友最近通信處」項下查係「開」字，聞乎？「開」乎？還是我自出心裁想出來的「聞」乎？一時莫決。後才決計決于「開」，竟拈得「開」字。所差者雖僅在門下的些須，然而如果非「開」，我求你願諒了我，要怨也去怨那門下的龜。

據說海上本有逐臭之夫，所以你愛讀月夜我並不奇怪，如說做的怎麼怎麼好，就連我自己也大不相信。正如在「惘然」的跋中所說，我不曾覺得我有過一篇滿意的文章。這或者如某時期中的貓：確乎可以號的使聽衆感到不安，所以也連累你「這樣的度過了二天」。不幸，我不是貓；這意思是說我不如貓；到底牠

痛快淋漓的可以號出來，我們（多麼可憐！）便要假借筆墨來傳達了。你想：這夠多麼笨！還要加上我的支笨筆！至於發表在語絲上的文字，你說是「拖沓」，我也覺得，因自覺從前並不拖沓，致不自勉勵，既承你提起，此後最低限度我當留神使你不失望。

此次南歸，居留的日子很少。我在故鄉能見到的事物和四年前的相仿，只是我的父母比那時老了不少。姑娘們的脚也還如從前那麼小。居家很苦：若訪名勝，我沒有這許多本錢；如尋人說話，也得處處小心；包你能聽到多少忍不住笑的妙論：如西湖的水混了，靈隱地陷了，都是因雷峯塔倒掉破了浙江風水的緣故等等；可是這還是非常之高明的議論。我如早曉得有雪花社的朋友在紹興女中，必定會去訪他，然而像我這樣的人走進女學堂去又是何等危險的事！

在寧波的剃頭舖子裏，聽說穿西裝在寧波道上走，不免遇險。這足見該地人士愛國之熱忱。僥倖我穿的是一件破竹布長衫，要擦起長衫來纔能看出我也是繫「夷褲」的人，故未嘗遇險；即此話之確否亦待證實。然而天地良心要比我到杭州時時刻防被拉夫要放心的多了。反正剝去「夷褲」之後我還穿着一條國貨的襯褲，不一定馬上就光屁股。否則，真是荆天棘地，無處可走了。

其實，在北京，就是上了牀之後，也聽到若干奇聞。當時卻總以為別處許不至於如此。因之見到異鄉——尤其是故鄉的奇事，所感到的苦痛不僅是失望。我總覺得住在家鄉裏猶如住廟，簡直如入了叢莽，不但寂寞，並且是陰森森的。即使偶爾聽到些外來的鐘聲，喇叭聲，也是因為他們在那裏做鬼勾當，想起來又是何等的淒慘！便是送來些遠處悠揚的琴聲，也無非感到眼前的淒涼而已。我同意於雪花社諸君的志願，也真實地感到有這樣一個結合的必要。我為你們祝福——願你們的理想如雪花似的到了冬令一定會實現，並且潔白的蓋滿了大地。那麼，如果你們所要的是寄居在異鄉的人的血，也可以獻給你們，倘若不嫌污了你們的白雪。

第一期大風中我所喜歡的文章，也是那首「阿拉大雷波歌」，實際除了這篇與未完的章章之外，都是些社會了解你們的東西，還看不出你們的槍法究竟如何。不過庸衆要是了解了你們，你們也便成了庸衆。這許是創刊號的緣故，好在我並不是來挑眼。因為從第一期之後在北京的書攤上我買不到，不免所說的都是關於初起的大風。以此代郵，乞諒。

川島敬上，

一九二五，十一月，十三

夫賞得油條燒米來了沒有，快想要飽餐一頓；那知「嘴巴沒有帶鈎」，在那里等了半天，還望油條燒米不來，這時肚子裏也不覺大餓，自然不必急於謀食，而謀謀君子之道又何妨。

註：（今調即今晨，是我們那邊的方言，詩經上有句「怒如調飢」，也是這樣解法。）

可是「道」沒有謀得，却隨手在稿屜裏，謀到一份四十九期的話絲，便打開眼睛去看，一翻過來，就看見湯鐘瑤的說「茶燈」，我看到是江西老表的作品，自然「一目十行」的快覽，怪容易看到他最後為我做那一個小小的塔題。

「男女相悅，借題期會」，本是一種社會家庭環境逼成的風流的事。湯君說這點，我們肯縣的縉紳先生，為着顧全面子，也應出師下攻擊，這話是可以成立，但是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你要知道，縉紳先生只能於家村中，大板其道學家的面孔，大唱其三綱五常的高調，要怎樣禁止唱采茶，要怎樣防閑男女的行動是可能的，若在山林中演下的風流韻事，那便無法禁止，攻擊了，除非他們肯天天上山去捉野鴛鴦，或許稍能收效？湯君，你想想——貌為高古，體不動的縉紳先生們，肯做這種「搵人陽臺」的勾當嗎？就說能之，然「男女人之大欲」，他們自有相當苟且的方法，這又何濟於事？所以縉紳先生，也只好認為這是「化外

事」，不與「王道之邦」相干。

「哈哈嘿」，是不是客「家調」，又是一些什麼意義，倒要問客家人纔知。我們那邊所謂「哈哈嘿」，是人的心中有了快感而無意衝發出來的一種暢嘆聲。在我所舉那個「摘茶子」的歌中的「哈哈嘿」，是看見遍山漫野的茶花開得極美，一時情景交感便禁不住發出這樣一種讚嘆的呼聲。

「劉太」，在我們那邊只有一齣「劉太罵媳」的戲，而「劉海研柴」的戲，鄉間已有成本，我小時在家塾裏讀書，曾經幾回看過，猶記得是活脫脫的一個劉海鈞蟾，在鄉下并流傳一個好聽的故事，想湯君亦曾經聽過吧。

「張三打鳥」與「上山打鳥」，完全是兩齣戲：張三是一個掛招牌讀書的人家子弟，遊手好閒，最歡喜做這種「打雀子」的把戲，一日他上山打鳥，邂逅間遇見一個二八妙齡的姑娘，便玩耍作樂起來，張三的裝，原是小生扮的，真是一翩翩「年少書生」的氣象。若「上山砍柴」的那個主人翁，原是一個「吾不如」的「老農」扮裝的是丑腳，戲中情節，亦頗有區別。

我寫到這是，也要替我這篇東西裁一個狗尾巴，是——花鼓戲中的「搖采」：

「搖采」在我們那里，叫作「找戲」，是正戲

唱完了的餘興。搖采多半是一個或兩個最受人歡迎的花旦，穿着一身花衣服，手拿着一把花摺扇，珊珊地在台上招搖來去，秋波頻送，騷起台下一般少壯人的春心，便眉飛色舞，大家一握握將銅板兒擲去，若一擲擲中了花旦的金蓮腳，一時便闖起一場大笑，并有鄉下富人家的闊收子，擲之以「打那廝」的，這時的花旦，更是興高采烈，歌喉婉轉，唱起許多小調子來，如「十送丈夫」，「十繡鞋子」，「十送情哥」，「搖棉紗」，「十杯酒」，「打骨牌」種種，并做出種種令人魂消的媚態，鬧得全場看戲的青年男女，心不安寧；最令人難堪的，男子中有不要臉皮者，一時情不自禁，便溜上台去，點了一齣「雙陪郎」的戲，他便一個人端端的坐在當中一個長橙子上，左右兩個花旦，便「滿面春風」的擁抱着他玩耍，或吃烟，或喝茶，或作親（Kiss）摸上摸下，唱起一個「十八摸」的調子來，鬧得落花流水，真醜熬人也！

記得有一個小調名「十月當兵」，是描叙一個人行役在外，受官人們驅迫的苦楚和思念家中少婦的情苦真可令人下淚；還有一個小調名「做長工」，是叙一個長年替人做工人的痛苦，亦動人的很，這兩個調子，我記不出一句來，只好停筆不寫罷了。

十月二十五日於藝林社編輯部